

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 教学的嬗变与应对

张梅花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体验、教学生态、教学路向上表现出独享—共享、浸育—精育、沉寂—沉浸、线性—嵌套、交斥—交互的嬗变表征。究其原因,其实是时代外力、博弈抗力、发展引力、教育动力“四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运用数字泛在“赋能”、智能画像“赋值”、数字孪生“赋活”、文本超链“赋源”、人机智联“赋变”,共同打造群策群力的共享课堂、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

关键词:数智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5)02-0016-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5.02.003

The Evolution and Response of Digital Narrativ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Zhang Meihua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digital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es its transform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aching concepts, teaching models, teaching experiences, teaching ecosystem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which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shifts from exclusivity to sharing, from immersion to precision, from passivity to engagement, from linearity to nesting, and from conflict to interaction. The essence of these changes lies in the interplay of the following four forces: the external impetus of the age, the resistance of competition, the attra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nges, instructo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expected to leverage ubiquit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empower", intelligent portrait to "add value", digital twins to "revitalize", hyperlinked texts to "enrich source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o "transform". Collaboratively, these efforts aim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shared, a targeted precise, an emotionally embedded immersive, a cross-media integrated memory, and a dynamic and engaging practical classroom.

Key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digital narrative; digital empowerment

收稿日期:2024-12-09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2023GXSZ138);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3WTSCX196);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2024GXJK08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共建课题(2024GZGJ170)

作者简介:张梅花(1980—),女,副教授,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随着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画像、虚拟现实技术等的普及,具备非线性、交互性、共享性、精准性、沉浸性等特征的数智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叙事教学出现耦合的新生态,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应势而生。事实上,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早期预言的数字化生存概念,到数字叙事理论的研究,国外关于数字叙事的研究已开展多年。玛丽劳尔·瑞安通过对叙事性与虚拟性、叙事的感性与智性体验、叙事与互动、叙事与媒介等多组关系的研究,建立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数字叙事研究进路;布伦达·劳雷尔提出通过人机互动设计实现“互动形式的诗学”;乔治·兰道预测了超文本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抵制。国内学者关于数字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相关理论及著作的译介,把数字叙事与国内传播实例相结合的研究较少。例如,陈霖阐述了数字叙事学的原理和数字媒介叙事分析方法^[2];张新军从媒介思维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叙事的叙事潜力^[3]。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项敬尧论述了数字叙事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现实路径^[4];袁文华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包括数字赋能的技术叙事、数字认知的思维叙事、数字环境的文化叙事、数字正义的价值叙事^[5];宫长瑞等认为,数字“茧房”、数字异化、数字焦虑等现象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挑战,只有通过开展前瞻性谋划、全局性浸润、整体性深耕和科学性治理才能有效应对^[6]。可见,学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数字叙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影响。本文旨在科学把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嬗变的表征和因由,进而探讨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嬗变的表征

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是指“在思政课教学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传播媒介为依

托,以历史文化资源、红色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资源等为素材,以空间化、互动式、沉浸式等形式传播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教育实践过程”^[4]。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是通过与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深刻对比的“反思实存”,是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本质性变革的“外在实存”的直接映照。

(一)独享—共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理念的嬗变

高校思政课教学由传统叙事向数字叙事的转变,不仅是教学手段的“技术”转变,更是教学理念的“观念”转变,是独享理念向共享理念的嬗变。第一,数字叙事打破空间区隔。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工作场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互通、现实与虚拟深度融合的全新场域正在生成”^[7]。思政课数字叙事不再局限于线下特定教室的物理空间,实现了线上线下自由转换的数字空间转变,完成了由单一空间独享向双重空间共享的嬗变。第二,数字叙事超越时度限制。传统叙事由于教学软硬件条件和教学时数的限制,其叙事的时间长度受到严格约束。而数字叙事则可以“全天候在线”“即叙即传”“即叙即看”“边叙边看”,大大打破了时度限制。这使得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由固定时间独享向全天时间共享的嬗变。第三,数字叙事推动共建共享。在传统叙事中,主讲教师是主要的叙事者,但在数智时代,数字叙事者在元宇宙中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向着共建共享、全员共享的方向发展。学生、优秀校友、专家学者等通过互动和选择也能成为叙事者。

(二)浸育—精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模式的嬗变

为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思政课叙事教学模式已从传统叙事针对性欠佳的“大水浸育”转向数字叙事有的放矢的“滴水精育”。第一,由同质叙事转变为个性叙

事。思政课传统叙事因教育者信息掌握有限,往往采用无差别的同质化教学。然而,数字叙事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实现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在思政课数字叙事中,叙事内容实现从同质到特色的嬗变。第二,经验叙事走向实证叙事。在思政课传统叙事中,教育者往往根据自身教学经验进行授课,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数智技术为教育者提供了学生的学习进度数据、学习兴趣数据、学习成效数据及教学质量数据、学生反馈数据等实证数据,使教育者能够动态监测叙事效果,及时调整叙事方式和叙事形式,使教育者从“传授知识的经验分享者”转变为“掌握学生学情实力的掌舵者”。思政课叙事过程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嬗变。第三,经典叙事走向精准叙事。数智技术能根据学生的搜索记录、阅读频率、关注内容等上网痕迹精准地捕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形成直观的具象化数据集合。与无明显针对性的传统经典叙事不同,数字叙事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体现差异化需求的叙事方案和分众式爱好的叙事内容,实现大范围因材施教。思政课叙事需求实现从“有缝”到“无缝”的嬗变。

(三)沉寂—沉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场域的嬗变

体验感是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得到的感受,是外界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传统叙事场域中,思政课教学以视觉和听觉感官体验为主,整体氛围显得较为沉寂。数字叙事场域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五感投入为目标指向,通过VR、AR、全景摄影、多模态感知等数智技术创设出全方面、立体化的沉浸式叙事体验场域。第一,从“局外人”到“局中人”。数智技术打造了思政课时间和空间相互交织、虚拟和现实相互结合的全新叙事教学场域,凸显情景化特征。通过VR等

技术,学生站在了虚拟叙事舞台的中央,从事不关己的“局外人”转变为与情境休戚与共、能够掌控局势的“局中人”。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叙事角色从“配角”到“主角”的嬗变。第二,从“抽象化”到“具象化”。传统思政课叙事多以抽象的符号性知识形式呈现,让学生感到难以理解。然而,数智技术通过具象化的形式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易懂”的“具象”创造了有利条件。交互、动态、立体的可视化叙事文体既增加了叙事内容的吸引力,也契合了学生的认知模式和接受特点。思政课数字叙事场域实现从“场”到“景”的嬗变。第三,从“抽身感”到“具身感”。与固定物理场所带来的疏离感和抽身感不同,数字叙事使叙事教育客体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交互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时间沉浸、空间沉浸和情感沉浸。

(四)线性—嵌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生态的嬗变

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作为一个体系,其教学生态的优劣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因文本的单一性,其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则通过对话、协同、整合各种文本,构建了一个超文本意义生态,实现教学生态从线性到嵌套的多重嬗变。第一,文本呈现多样化转向。叙事文本是描述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和时间关系的事件的文本,由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构成。思政课传统叙事文本一般具有理论性、权威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但在形式上往往以纸质教材、PPT等单一媒介为主,缺乏多样化的呈现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而数字叙事文本基于互联网技术,具有数字化、交互性和多媒体性的特点,能够实现图像、超文本、短视频和数字游戏等多种形式的灵活组合。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了叙事文本形式从单一向多样化的转向。第二,技术上集成化转型。思政课传统叙事对技术的要求较低;数字叙事则依托数字编码、数字压缩、数字孪生、数字算法、

虚拟现实等多种数字技术,助力叙事方法的集成化转型,以数字化的方式“引申抽象化的价值”^[8]。第三,传播上融合化转变。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认为,故事在多个媒介平台展开,而不同平台及其相应的媒介文本会对整个故事体系产生独特的贡献^[9]。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通过嵌套、转换、协同等路径,形成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由单个平台向多个平台共建叙事传播的良好局面。

(五)交互—交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路向的嬗变

在高校思政课叙事教学过程中,传统叙事对象的参与方式常常表现为静态性和有限性,对叙事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数智时代,交互性是数字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叙事主客体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第一,双向交互重塑单向输出。思政课传统叙事通常遵循“你讲我听”“你写我记”的单向输出模式,这种方向单一、弱交互的模式使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显得沉闷且容易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数智技术大大推进了“人—人”交互的便利化,叙事对象能不受时间限制、高效率地对叙事内容进行反馈,叙事主体也能及时、精准地回应叙事对象的反馈信息。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实现了叙事输出从单向到交互的嬗变。第二,“一对多”重塑“一对一”。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场地主要在线下,多采用“面对面”“一对一”的互动模式,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互动的效率和规模。而数字叙事通过“树状编码”“点状编码”“流程编码”等线上形式,开启了“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新模式。思政课数字叙事实现了叙事编码从点到面的嬗变。第三,“人—机”交互重塑“人—人”交互。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主要是教育主客体之间“人—人”的直接交互,教育主体处于“绝对中心”位置,难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使得思政课教学过程显得单调和无趣。无论是超文本叙事、沉浸式叙事,还是游戏叙事,这些新型数字叙事形式都让教育客体能够自主享受

“遍历”叙事,这种“键对键”的“人—机”交互模式极大地增强了文本内容的吸引力和代入感。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实现了叙事客体从被动到主动的嬗变。

二、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嬗变的归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分析任何事物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在理念、模式、体验、生态、路向等方面的嬗变表征,实质是顺应思政课数智转型的“时代外力”、彰显思政课教学特色的“博弈抗力”、推进思政课改革的“发展引力”、落实思政课根本任务的“教育动力”的“四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认真梳理“四力”的作用机理,准确掌握嬗变表征背后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应对嬗变的策略。

(一)顺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智转型的“时代外力”推动

随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数智时代。数智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生存时空、社交方式、思维模式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化。正如美国学者维纳所言,“我们是如此彻底地改造了我们的环境,以致我们现在必须改造自己,才能在这个新环境中生存下去。”^[10]《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教育数字转型与智能升级迫切需要^[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同样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12]。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思政课必然要顺应时代变化。恩格斯指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13],思政课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数智技术作为思政课教学叙事手段的一种延伸和变革,弥补了传统叙事互动不强、特色不显(吸引力不

足)、实效不好(体验感差)、协同不足等缺陷,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和共享化,能有效解决思政课传统叙事长期以来期待解决却又未能解决的问题。

(二)彰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色 “博弈抗力”促动

长期以来,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面临两个现实困惑:第一,叙事价值内隐导致课程吸引力降低。与专业课能够传授具体技能不同,思政课侧重对思想道德素质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培养。思想观念很难通过立竿见影的量化测评来展现效果。加上传统叙事教学往往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缺乏情感共鸣的元素,学生难以从内心深处感受思政课的魅力和价值,难以引起学生的共情和关注,从而降低了对思政课的认同度。第二,叙事内容缺乏新意导致学生兴趣不高。高校思政课与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内容存在很大的重叠性和交叉性,不少学生对思政课内容有似曾相识之感。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有所涉及,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开始系统教授。缺乏新意的教学内容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是课堂上“低头一族”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如何把学生感知过的内容用一种新颖有特色的叙事方式再次呈现,提高思政课的“抬头率”,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给出了答案。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运用动图技术实现教学内容可视化,运用智能交互技术使教学环节交互化,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使教学场景沉浸化,运用智能感知技术使教学方法生动化。在新颖有趣的特色叙事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吃透理论、贯通理论,改变学生对思政课的固有印象。

(三)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发展引力”带动

2024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在教育领域,就是通过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创新型人才迫在眉睫。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教育新生态,给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尤其是思政课叙事改革创新提供了新引擎。第一,叙事模式的创新。教育者通过大数据对学生的认知、学情、反馈进行“精准画像”,适时调整叙事模式,制定新的叙事策略,实现叙事模式从“浸育”到“精育”的创新。第二,叙事内容的创新。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能有效实现海量信息聚合,打破传统优质叙事资源的垄断,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第三,叙事形式的创新。与传统单调的文本叙事不同,数字叙事拥有超文本叙事、图像叙事、游戏叙事等更多样、更可视、更直观的叙事形式,使思政课充满感染力、亲和力和生命力。

(四)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本任务的 “教育动力”驱动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14]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既是外部因素的推动,更是落实其内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动力的驱动。立德树人要求教育者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随着元宇宙、大数据、ChatGPT等数智技术的发展,这种期待已不再局限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而是更注重时代感、体验感、亲和感与认同感。技术赋能“提质增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5]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不仅要回应学生对叙事内容具象化、叙事场域沉浸化、叙事过程交互性,还要通过大数据捕捉学生的关注点,通过算法偏好满足学生的需求点,通过精准推送解决学生的困顿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铸魂育人。

三、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叙事教学嬗变的应对

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形式、叙事场域、叙事生态等关键要素上展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因此,面对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的嬗变,必须根据各要素的嬗变表征和特质,运用数字泛在“赋能”、智能画像“赋值”、数字孪生“赋活”、文本超链“赋源”、人机智联“赋变”,共同打造群策群力的共享课堂、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

(一)以数字泛在赋能群策群力的共享课堂

在以往的高校思政课叙事格局中,思政课教师无疑是叙事过程中的核心。当前,在强大的数智技术支撑下,数字泛在已成为常态。数字泛在使人人拥有话语权。数智时代,除了思政课教师外,学校政工人员、专业教师及学生个体等都可以成为叙事者,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生动形象的叙事内容,共同参与思政课数字叙事的构建。第一,思政课教师引领数字叙事。在思政课数字叙事构建中,思政课教师是核心叙事主体。思政课教师要主动提升数智素养,把握叙事方向,尤其要注重把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有机结合,积极创作高质量的叙事内容。第二,多方联动服务数字叙事。思政课教师在数字叙事教学过程中要善于与学校团委联动、与二级学院联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数字叙事内容的创建,形成强大的数字叙事合力。第三,鼓励学生个体参与数字叙事。大学生善于接受新事物,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这一

特点,引导他们从以往单一叙事对象身份向叙事对象和叙事主体双重身份转变。教师可以通过布置短视频、图片等影像符号形式的任务,使学生在解构数字叙事内容的同时,也在构建数字叙事内容。通过集体的力量使思政课数字叙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二)以智能画像赋值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

思政课传统叙事魅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未能精准地捕捉教育客体的关注点、需求点和困顿点,从而不能满足其所需所求,解答其所困所惑。对此,借助数智技术,“教育者能够准确定位‘全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人群,为其提供定制化的教学内容,监测整个教学过程,并评定其教学效果”^[16],以智能画像赋值有的放矢的精准课堂。第一,精准刻画叙事对象。了解学情是制定学习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者可以根据学生在网络课程平台上的我要提问、话题讨论、点赞留言、跟帖回复、自选学习套餐的点击率等,全天候获取、全方位掌握学生的兴趣爱好、情感需要和思想困惑,通过可视化的大数据总集刻画出“叙事群像”和“叙事个像”。第二,精准推送叙事内容。在掌握学情后,教育者应利用智能推荐技术精准推送能帮助学生实现思想解惑、精神解放、心理解压的叙事内容。第三,精准追踪叙事过程。教育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动态跟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轨迹,包括交流互动的频率、广度和深度,以此来研判叙事过程的方向性和可持续性。第四,精准评估叙事效果。教育者通过对数字叙事教学过程数字监测、综合数字监测、增值数字监测、结果数字监测等,最大化的精准评估叙事的育人成效。

(三)以数字孪生赋活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

数字孪生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构造叙事情境上具有独特优势。“数字孪生是在处理数据、传输数据和存储数据中联动现实与虚拟、融合抽象与还原、整合概念与实存,复刻而非复现的技术真实。”^[17]数字孪生通过对虚拟和现实、历史

和现实、未来和现实相融合的叙事情境的构筑,走出了传统时空叙事失位困境,引导学生在“具身化”的情境体验中升华政治认同,真正打造数字孪生赋活情感嵌入的沉浸课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为例:第一,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沉浸化叙事。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初心未改、壮志不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行数字叙事。例如,在“站起来”的叙事模块中,可以借助VR技术让学生“重走长征路”,在体验中直观感受长征的艰辛。第二,讲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沉浸化叙事。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进行数字叙事。例如,在“科学性”叙事模块,可以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开设“黎明前的黑暗”“曲折中的坚持”“发展后的辉煌”的体验展,让学生在全息投影中切身感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取来的“真经”。第三,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沉浸化叙事。主要围绕“道路的成功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先进性、文化的价值性”^[18]进行数字叙事。在“制度的先进性”叙事模块,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创设“同心抗疫的网络虚拟展厅”,让学生在虚拟展厅的体验中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的高度、温度、广度、力度和亮度。

(四)以文本超链赋源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

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作为一个体系,其传播的生态必然影响传播效果。传统叙事文本“单独作战”具有意义结构单一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数字叙事可以通过文本超链实现多个文本“协同作战”的多层叙事、嵌套叙事和转存叙事,打造以文本超链赋源跨媒融合的记忆课堂。第一,弹幕互文的多层叙事。针对教师发布的思政课教学视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影像叙事进行弹幕点评,而其他学生和教师也可以对学生的弹幕点评进行赞同、否定或回答弹幕的观点。这种层层嵌套、动态叠加的多层

叙事不仅增加了思政课教学视频的外延,也丰富了思政故事的内涵。第二,点状触发的嵌套叙事。在数字叙事文本中,教师可以把解释性内容、拓展性内容、补充性内容等做成超链接。当学生点击超链接时,会立马触发到另一文本。按相同逻辑,另一文本又可超链接到下一文本。这种层层超链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存供学生按需取舍,既可以增进学生对原始文本的理解,又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见识。第三,扫码引介的转存叙事。不同的媒介平台对叙事文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作用。教师可以把思政课核心叙事文本以二维码的方式转存到其他媒介平台的叙事文本中,例如,学校团委宣传平台、二级学院宣传平台、课程思政宣传平台、教师个人微信平台等。通过多媒介的互文融合扩大思政课叙事文本的影响力。

(五)以人机智联赋变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

为破解高校思政课传统叙事教学单向输出和生硬说教导致的交斥困局,思政课教师要运用数智技术,坚持以“联”赋“变”,在可变话语、可变情节、可变角色中推动人机交互、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以人机智联赋变妙趣横生的实践课堂。第一,创造可变话语。思政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数字叙事中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原始叙事文本话语的语音、语调、语气、语义等进行重新创造和诠释。例如,在举例讲解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以人民为中心”时,可把电影《第二十条》高燃时刻的台词“法律的权威是什么,是人民的期望……”制作成互动影视趣配音素材,使学生在参与电影语言的重构中理解所授知识点的要义。第二,创设可变情节。传统叙事故事情节单一、结局固定。数字叙事则可以创设多个情节供学生选择。例如,在讲解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方案时,可以通过“沙盘推演”的游戏叙事让学生自愿选择不同的救国方案。在一种救国方案中设置不同的难题,学生必须攻克难题才能继续前

行,否则游戏结束并预示救国方案失败。可变情节的游戏叙事既生动有趣,又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选择可变角色。不同角色的体验能够产生不同的情感认知。例如,在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时,可以利用3D建模技术塑造参与“重庆山火扑救”行动的各种角色,如指挥员、消防员、摩托车志愿者、普通志愿者等。让学生自选一个虚拟角色参加扑火行动,在不同的角色体验中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语

与传统叙事教学相比,数智时代的高校思政课数字叙事教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数字焦虑、数字“茧房”、数字娱乐对思政课数字叙事理性、叙事认同、叙事价值的消极影响。思政课教师作为重要的叙事主体,要和其他叙事主体一起积极推动数智技术与思政课教学诸要素的“合”“和”融汇,促进时代的“应然技术”向教学的“实然效能”转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
- [2] 陈霖.数字叙事十讲[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1-199.
- [3] 张新军.用媒介思维:数字叙事学的研究进路[J].山东外语教学,2012(5):84-88.
- [4] 项敬尧.数字叙事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赜[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2):129-135.
- [5] 袁文华.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四种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2024(8):94-99.
- [6] 宫长瑞,张乃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逻辑、问题表征与路径优化[J].思想理论教育,2024(3):94-99.
- [7] 高盛楠,吴满意.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性场景:基本内涵、主要问题与实践指向[J].思想教育研究,2023(4):31-36.
- [8] 罗红杰.话语·图像·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J].湖北社会科学,2019(10):149-155.
- [9]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95-96.
- [10]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8.
- [11]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103/t20210315_519738.html.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3.
-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1.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 [16] 万馨.现代信息技术助推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提升探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36-41.
- [17] 涂良川.“数字孪生”拓展实践技术逻辑的哲学叙事[J].理论与改革,2023(4):64-74.
- [18] 王成国.守好“红色根脉”当好“红船卫士”[N].人民公安报,2021-08-22.